

## 口述 风吹麦浪

## 拾麦穗

□ 丁杰

20世纪70年代末,我出生于鲁西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。我热爱那片田野上的每一种庄稼,熟悉争秋夺麦时的每一种农活。听母亲说,我刚学会走路,就知道蹲下身子拾麦穗了。这个说法并不夸张,太多和我同龄的农村孩子,整天在泥里土里打滚儿,在田间地头戏耍,看着父母在田间一个汗珠子摔八瓣地耕种劳作,往往话还说不全时就懂得一穗麦子的金贵了。

农村的孩子皮实,麦收时,两三岁的娃娃在家无人照看,就只能跟着大人下麦田。大人在前面忙着割麦、装车,小小的人儿跟在后面,忙不迭地捡拾装车后遗落的麦穗。火辣辣的太阳下,男女老幼都在地里热火朝天地忙碌着,孩子们被这样的劳动气氛感染着,麦芒刺着小手,麦茬扎到小脚丫,再疼也不好意思咧嘴哭了。过了一麦又一麦,在麦田里摇摇晃晃的小不点儿,也一年比一年更高,泼辣辣地长大了。

我在7岁那年的麦收季,学会了做饭。那时麦收,全靠双手。满地的麦子要用镰刀一垄一垄割倒,一杈一杈挑到地排车上,一车一车牛拉驴拽到麦场上,用牲口拉着石碾一遍一遍地轧场、翻场、挑麦秸、堆麦粒、扬麦糠、装袋子、入粮仓。每一场麦收都是一场挥汗如雨的紧张战斗。父母整天忙得脚不沾地,有时连饭都吃不上。有一天中午,比平时晚了一个多

小时,父母还没回家。我一边哄着不满一岁的弟弟,一边搬个小凳子放在灶台前,站上去,使劲掀开沉重的木头大锅盖,添水、抱柴、烧火,成功做好了第一顿饭,给带着满身汗水回家的父母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在父母的夸赞声中,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小大人,能独当一面了,可以独自带着小我两岁的妹妹去拾麦穗了。

第二天,天还没亮,母亲就把我们从酣睡中喊醒了。我用井水洗把脸,拿块干粮啃着,挎上小竹篮,拽着编织袋,带着妹妹一溜儿小跑出了家门。母亲让我们掐掉麦秸秆,只把麦穗装进篮子或袋子里。父亲还特意嘱咐我们,有三个地方的麦穗不能碰:没有收割的麦田,别人刚装车走还没来得及拾麦穗的田间地头,别人家的麦场边。除此之外,田里和路上的麦穗随便拾。

太阳还没露头,到处已是人声鼎沸。家家户户,各显神通,用大大小小的地排车,装满割下的麦子,从麦田里往自家的打麦场运。田间地头、路边上、草丛中、河沿上、小桥上、房前屋后,只要拉麦子的地排车经过的地方,就有遗落的麦穗,静静地等着路过的男女老幼弯下腰来把它拾起。

这时,无论是步履蹒跚的白发老叟、驼背老妪,还是嬉笑玩闹的调皮孩童,都现身于田间地头和拉运麦子的必经之地,不时东瞧瞧西看看,捡拾掉落的麦穗。一路寻、一路拾,腋下挟着,怀里抱着,从田间走到麦场或家里,男女老少,没有空着手的。

我和妹妹刚跑出胡同口,就收获了惊喜。右拐处的棉花柴垛上,有装麦子的车蹭过,散落的麦穗有十几枚。我们一路雀跃,一路寻宝,出村口,过小桥,沿着水沟向北走是我家的麦田,向南走是我家的打麦场,这条路上拉麦子的车最多。我和妹

妹从路边拾到田间,再从田间返回到打麦场,每一趟都有可喜的收获。

太阳越升越高,麦田里像个大蒸笼。我们的脸蛋晒得发烫,汗水浸湿了头发,一绺绺地贴在前额和腮边,用手一抹,变成了小花脸。田间的麦穗像捉迷藏似的,你拾一遍,他拾一遍,再仔细寻摸一遍,又能看到一枚大大的麦穗藏在麦茬里,这源源不断的惊喜,让我们舍不得回家。篮子里满了,我们小心地将麦穗倒进编织袋里,麦芒扎疼了手,也是满心欢喜。装了快半袋了,我和妹妹一人拽着一个角,拉着袋子往打麦场走,边走边瞅着路边沟沿。

妹妹眼尖,看到水沟里漂着一把麦穗,我们跑下草坡俯身去捞,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够着了。我正使劲前倾着身子,身后一双手把我拽住了,是村东的一位老奶奶,也是拾麦穗的,她用一个小树枝一扒拉,水面上的麦穗就到手了。她一边夸我俩拾得多,一边掐下麦穗放进了我们的编织袋里,并叮嘱我俩以后不要拾沟边的麦穗,莫掉进水里。我刚才在田间见过这位老奶奶,颠着小脚,步履蹒跚,也拉着一个袋子拾麦穗,不如我和妹妹拾得多。我正在想,该把刚捞上来的麦穗塞到老奶奶口袋里。忽然,前面一辆装得溜尖的地排车上,滑落下一大抱麦子,应是绳子没有拴紧。老奶奶连喊了两声,赶车的人也没听见,继续向前走。妹妹噤噤跑过去,告知了赶车人。车主回来抱走麦子时,我才发现妹妹的凉鞋跑掉了,她光着脚丫,竟也不嫌硌脚。

母亲特意把我们拾来的麦穗,单独堆放在麦场的一角,碾轧扬净后装在袋子里称重,由我和妹妹保管支配。换西瓜、甜瓜、杏、桃子,或者卖了钱买纸笔,都可以。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换来的瓜果,我们吃起来特别甜美;用自己挣的钱买的纸笔,我们用起来特别爱惜。我和妹妹小小年纪就体悟到这样一个道理:只有流着汗水脚踏实地地劳动,才能品尝到生活中的甜蜜和快乐。

水渍,把吃剩下的大蒜弄一瓣塞进嘴里,嚼嚼咽下去,保证不会闹肚子。

大蒜大多是自家种植的,很少有人去集市买。遇到没有种的,邻居们往往会送上一兜半兜的蒜头。有些人为了应对过麦吃饭时的需要,特意晚一点刨蒜,让它们在地里多生长一段时间。刚从地里拔出的大蒜,饱含水分,辣味中带着一丝丝甜。有些利索的主妇,还会把鲜蒜泡在醋坛子里,等食用的时候拿出来,又酸又脆,特别受在烈日下劳作的男人们欢迎。老人们常说,饿死种姜的,饿不死种蒜的。大蒜煮熟后,能够充饥当饭吃。有一年天气不好,邻居为了抢着把麦子收回来,没有时间回家做饭。干脆在地里拔出一些蒜头,放在一个破盆子里,在地里清除干净麦茬后,点起一堆火,盆里放上水,再加上一些搓去麦壳的麦粒煮了起来。一家人吃着大蒜,喝着大蒜水,在麦田里干了一整天没有回家,硬是赶在大雨来临之前将麦子送往了打麦场。

如今,一家农户过麦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。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过去,一边把秸秆打得粉碎撒在地里,一边便将沉甸甸的麦粒装在车上,直接拉回家或送去面粉厂。而大蒜终于回归到蔬菜和调味品的行列,只是这段经历被牢牢地留在脑海里,我时不时地回味一下,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。

## 编后

两篇短文,两幅剪影,展示了鲁西平原上麦收时的精彩片段。

麦收时节,不分男女老幼,全家拧成一股绳。孩子在弯腰拾穗、烧火做饭中学会了担当,也更懂得体谅父母的不易,理解了生活中沉甸甸的责任。而拾麦路上老奶奶伸出的援手,收麦时邻居送来的一兜大蒜,又让那份淳朴的乡邻之情浸润心灵,化作永远的温暖记忆。

如今,烈日下的奔跑,麦芒扎在小臂上的疼痛,就着咸菜、大蒜啃馒头的滋味都已远去。但正是这些真实的过往,磨砺出庄稼人结实的筋骨与坚韧的意志,也沉淀下最朴素的人生道理:生活的甜,凝聚在淌下的汗水里;人生的收获,镌刻在脚踏实地的拼搏中。

## 吃着大蒜 来收麦

□ 刘晓东

吃大蒜与收麦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,可是在上了年纪的老一辈人眼里,那是密切相连的,甚至有些家庭到了没有大蒜就不能过麦的地步。

我的老家在茌平区韩屯镇米庄村。在我们当地的方言里,麦收又叫过麦。每年6月,是农村庄户人家最忙最累也最有成就感的月份。地里的小麦经过寒冬的考验和春天阳光雨水的润泽,黄澄澄的麦穗显露于干枯的叶片之上。每当这时,整个农村就要忙起来了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们能够享受到现在孩子没有的特殊假期——麦假。每逢此时,全校放假一周或十天,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帮助大人收麦

子。那时候还没有联合收割机,连拖拉机都非常少见。麦子全靠人工用镰刀收割,割倒后的麦子主要靠人或者牛、驴等牲畜拉着地排车往打麦场送。在那几天里,村里根本看不到闲人,几乎所有人都在围着麦收转。生怕稍微慢一点,老天爷发脾气,一场大雨下来,多半年的收成就全砸在地里了。说白了,过麦就是跟老天爷抢时间,以至于老人们常说,眼里的麦子是庄稼,收进囤里的是粮食,吃进肚子的才叫饭。

既然是抢收麦子,那就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了。男劳力天刚蒙蒙亮就跑到地里割麦子,妇女除了去地里帮忙外,还要做饭,保证劳力们能吃饱。小孩子干不了重活,捡完麦穗就负责向麦地里送饭。饭其实很简单,几个黑不溜秋硬馒头、几块萝卜咸菜,外加一桶绿豆汤。日子稍微好过些的,可能还会有几个咸鸡蛋或者咸鸭蛋。不过,家家户户送的饭里肯定少不了大蒜,它几乎成了劳力们在田间吃饭的标配。看着满地的麦子,吃一口馒头,咬一块萝卜咸菜,再嚼一瓣大蒜或者蘸一下蒜泥,便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全部汇集在嘴里,然后一口口咽进肚子里。咸菜吃完了,有些人干脆就着大蒜吃馒头,照样有滋有味。渴了就到地头的水沟前,俯下身子或用手捧起水,如同老牛似的“咕咚咕咚”喝起来。喝饱之后,用手一抹嘴边的

